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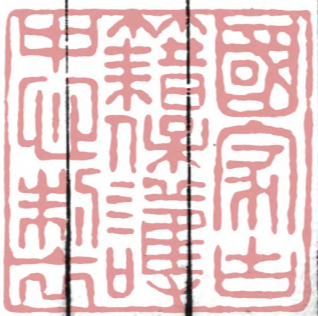
餘廉堂集卷七目錄

雜著

論舉業

附八則

剩言九十則



餘廉堂集卷七目錄終

餘廉堂集卷七

金壇吳履中暄山父著

栢鄉魏裔訥辨若 同邑後學李喬訂

真定梁清標玉立 社

門人 栢鄉魏裔介崑林 男 初輯

寧晉王元晉雪麓 祐

雜著

論舉業 附八則

文章性命之業也世俗以耕讀並言之夫故取其逢年

已耳卽孟子論列四民而以士弁其首夫亦曰各有其業焉耳古之爲士者因文以入道其學主於身體力行自宋王介甫始爲舉子業於此中學道者未數數矣故其學主於摛藻挾華合式命中以掇科第風斯下已然而於道遠者鮮能於文近者也則士之以文見售於時亦何莫非幾於道者迨履仕籍縮通綸能以堯舜君民名節忠義爲兢兢而不變其寒臆誦讀之志十無二三矣迨乘權藉寵則又把持門戶排擠忠良以生平讀史時所口詈心誅恨不殺之指爪之下者竟復身爲之

而不知返使此人換一副皮骨再生於千百世之後必將指其前身而口詈之心誅之恨不殺之於指爪之下矣則何其窮達竟兩截人文近於道人遂與道絕若犬馬與我不同類也此無他緣其人本非聖賢根器第才識過人欲以此道進身不難埋頭鑽討盜聖賢之寶以銜于時旣售而寶已去祇此盜心不化轉發轉熾轉習轉工卽鉛槧時或有君民堯舜名節忠義之思到此銷爍都盡又何論夫原無是心一味盜竊媒進者哉嗟乎朝廷以文章取士亦謂詞議賦論判策記傳之類汗漫

掇拾者皆優爲之惟八股頭以學者之心靈發聖賢之
奧旨非心領神會涵貫義理必不能工至于心領神會
涵貫義理則于聖賢所以垂世立教無非令人勝私克
己以明其萬物一體之性斯人徒與之懷亦旣講之熟
而見之真矣進而用之必不至與民痛癢不相關切而
黨同伐異甚至呈身權奸陷害忠直而名節忠義爲之
掃地者矣抑孰意其違道叛教至此極耶嗟乎奸雄如
曹瞞其一生心事不能掩于安漢公三字蓋棺之後孰
肯原而宥之則此輩自爲計亦良拙已余欲以取士之

意曉士俾其以文証道如古之學者必以爲迂而無當
姑就其掇取科第之業指以合式命中之方庶幾乎求
其欲則必經其途于文近者終不至與道遠也夫士之
逢年猶耕之有獲乘天時相地利播而耰之漑而擁之
蔑勿登矣卽旱澇爲祟螟螣相侵適然之數未有終身
弗獲者也余于此道寢食二十餘年登第後遂棄去已
十年管絃非故翻剝迭陳何當以古腔老板向變聲新
調相較訂哉雖然張侗初有言來春花柳非復敗梗枯
枝詰旦風光豈是殘烟剩雨第不改者東風之面不變

者晴空之體夫士童而習之試而蹶壯且老弗獲一遇未得其訣焉故也譬之射命中者必先審夫的凝眸而注之決拾以送之一發不中求其故再發而稍近焉更求其故漸而近而後乃得中習而工之百發百中乃爲絕技夫掇科之道有二性資聰慧用力甘純游于彀中隨試輒遇此不知有訣而訣自寓焉所謂與道暗合者也功力艱深作性遲滯苦研紆歷漸得透豁此初不知訣而卒與訣遇亦不能明言其訣而揭以示人者也若夫鈍根拙性終身苦讀而不知訣之所在猶學射者未

嘗見的而求中也宜其百試而百不遇矣命數利蹇之說學者多惑之余謂利者予天蹇者予人天莫之爲人自可必未見有百發百中之技動輒遭蹶坎壈終身賁志以沒者令得其訣專精求至不錯走一步不紆歷一程其功甚省其效甚捷把柄在我不必我求主司而主司自不能舍我豈非舉業之宗門哉知者秘而勿傳余謂聖人之道古今秘寶懸之中天見者有幾傳不傳不在秘不秘也吳因之曰文以說題透瑩爲主又曰貴挾其所以然不貴贅其所當然數語足盡文章秘訣矣聖

賢說話非鑿空杜撰必先有意思含于中而後形于辭
學者不得其言前之意祇于題面字句衍註摹擬縱詞
采煜絢氣局暢整搔不著痛癢處豈能動得主司卽偶
中肯綮或合或離不能握定主意橫說豎說節節靈通
猶非把柄在手百發百中之技蓋一題自有一竅極聰
明人絕大作手不過覷到此處再過去不得以聖賢立
言意思止是如此但人體會不到耳領得此解便登峰
造極王唐瞿薛相與比肩先輩所謂廓然無聖惟我獨
尊非無聖也聖在我腔子裏先輩所謂從性靈流出信

手拈來頭頭是道如此而已如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若不說出何以甚處安得靈透尹解元破云原民之所
以生承云水火生人仁則其所以生甚處遂爲了義通
篇俱洗發此意遂能擅場又如畏聖人之言若不說出
何以畏處豈能警醒許子遜獨就君子師法聖人闡勘
精透便登絕頂題原說君子有三畏非說聖言可畏也
以此類推三偶可得領畧題神從頭至尾一絲不亂任
人千萬言說不盡者獨能包括無遺安頓得法此元局
也極力發揮精光透露或前半稍平而入後愈勁或通

篇俱好局面濶大而氣未凝渾理未純備皆魁局也詞理嫻熟無缺陷處畧能透出數語警拔亦穩中而不可遺者也若不識題解任意立議雖奇舛而非題中窺卻必不能中其滿紙雲霧者又不待言已余約其指曰法與慧法有定慧無倪初學必以法運法必以慧入慧又有法學者專精于此馴致其極其于命中猶掇之已然造物者或嗇之則有入場而慧力窅然若喪者有臨場而疾病事故者有文極工而不入主司之目者有已取中而遺忽失落者操術甚工終身不遇又或有之安見

其猶掇之也有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傳曰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名聖人豈有欺世之言哉則惟立德以勝之而已屋漏盟心獨知自凜以聖賢之心爲心以聖賢之事爲事舉夫寡廉鮮耻汚邪奸刻之私斷絕洗淨其器識自不凡其操持必不壞胸次百骸之間渾是一團光靈瑞藹之氣文卽未工天將啓之況得訣而把柄在手者哉如是則庶乎文與道近而人終不至與道遠也已俗儒之言曰命實不猶惡在其能掇之也不知委于天則我隨命移盡乎人則命由我立農夫

曰吾得食不得食有命舍其田而弗耕人皆以爲賤農夫矣自棄者何以異于是

考後做文定須改到停當處先將有舊文題目做起便有印證

作字之法無過不苟一動筆輒期必佳則敗處自寡文所患者曰贅與鄙

惟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文亦如之攻其所不能開割其所不能去

開山取路不可無力士五丁然得路不足奇要於得到

步法行法度法趨舍捷法種種不落尋常夫是以同途而殊歸適於家

應世之文寧工而未是無寧是而不工
余於此道二十年矣尚不能到家柰何

剩言 九十則

道無聖學無及言無至

求此一物而已學問之功至於無窮以用世也不盡人物之理不足以行其事不窮人物之事不足以明其理

食原堂集 卷一
止者不已之謂也已則無所止矣彼弗止者非其已之者乎

反之者其功不息性之者功亦無息行健天之道也天下之道合爲其體分爲其用分爲其體合爲其用譬之弧矢聖人思以威天下則曲直相爲用而制分焉乃所以威天下也然則弧矢以用爲其體者也故天下之可見者皆用也

五行之相生也生所尅者以報其德其相尅也生尅之者以復其讐何惑乎世之相尋無已哉各正之性不

爾也持世者期有生之德無尅之心

德盛者可觀其才才大者必察其守

屈猶可屈伸無可伸是故屈者伸之勢伸者屈之餘

夫婦之相求也以互藏其精君臣之相求也以兩分其體精合而化育行體合而功用成

見不逮求之幾逮而復見之終其身無逮見焉人視之漸遠已視之漸近其庶幾乎

期遠大者以近微爲基

生平識力視此頃刻頃刻不續則無終古矣頃刻不守

則無生平矣賁獲之勇至此忽靡良平之智至此忽
昧過乎此則其爲智勇也大矣

心有景則樂

七情觸物而動各乘其候而節分具焉亦有偏至未嬰
物感忽然自動機非在我者也引以歸乎正適所之
而不亂銷以退藏循其所止返于中君子所以理乎
情也

無樂乎飲食也味誘之餌以生也不以餌傷其生者鮮
矣夫

人皆曰我莫知其誰

誠則不已不已則有物

舜無人心曷知惟危顏子依仁三月不能無違孔子于
此學者不能知也

血氣盛則克欲難養心者先治其氣

人之交鬼神猶夢人也皆我爲之彼未嘗至有相夢者
其精誠之極乎

君子以神明事其心小人之事神也罔之

玄經曰念起是病不續是藥知止之功也惺而寂寂而

惺靜安之體也對境無心謂之大還止至善也夫止知之卽是求之則遠

釋氏以佛爲聖其道主於無所不無而佛豈有也哉學佛者無不佛以至於無佛是佛而已矣然則何不竟學無佛曰是彼所謂衆生也

學仙者功極于煉虛究不能自爲一虛而歸之太虛以爲虛人至此無我矣我至此我無矣我無矣無非我矣

吾心中能知能覺之物非仙而何非佛而何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而何

人心虛其中而竅通於外其內無倪其外無際先後天地常存勿滅分于太空衛以氣血活而靈空者天也氣血不能離空之中空亦不離氣血之中踐形所以事天也空空相涉氣血莫能問焉故莫不尊親故能動物故能動天地

一者萬之一萬者一之萬夫吶然一聲也語言文字不可極焉蠻夷鳥獸不可譯焉苟不能辨皆吶然一聲而已

會原堂集 卷一
致知慎獨窒欲矯偏非爲己也爲天下也汲惶盡瘁危
難艱貞非爲天下也爲己也

或問治天下之道告之曰敬仁誠明剛敬德之聚也慎
獨致中和惟精惟一兢兢業業于萬幾也允執其中
篤恭而天下平也仁也者一理中存渾渾肫肫生物
之真宰孕焉道諸親親愛民澤物以求致乎其極誠
者無妄以統德也至虛而無不實實故無漏虛故相
動明者日月之體而光所自顯也其照高則遠其蔽
近則大豐蔀蔽一處雲霧蔽一方晦蝕無光則天下

黯行不欺其心則不蝕矣左右不欺其行則不晦矣
外庭不借欺于左右則無雲霧矣民物不受欺于有
位則無豐蔀矣明于事無餘察明于物無餘照明于
自無餘暗其于天下也臨之而已剛猶劍鏑焉物無
得嘗之也撓于物而挾然動謂之勇矣勇者性之強
剛者強之性強存乎性故曰剛中奸邪遇之而退物
欲遇之而銷決大疑定大亂執大權轉大運鬼神不
能奪造化不能移剛德也

覺其善斯不善至矣覺其不善斯善至矣

或問曰戰必勝何也曰勝而後戰

悔非君子所能無也再斯惡成愚者情于事後前之弗
亡繼且至智者曙于當機未至而見之至而卻之戰
勝而後已寡過之道也

世運日趨如水就下人事逆而挽之若曲隄然紆迴相
拆緩其迅駛滔流者未嘗息也聖人憂之猶其身也
精氣日洩焉凡與世相乘無或安乎其趨鳥之于風
也魚之于水也養生者之于氣也逆之也

聖人首出則世道古

文生于時時生于氣氣生于道其變也以相救故不相
衍趨者失之轉者得之

心天君也君子之事乎此也致尊焉卑屑之慮勿以凌
其體也偏曲之理勿以奸其正也敬畏之至日簡以
靜則大而光不卽乎凡不違乎聖其道爲天下尊

學莫先于定志志一則萬念滙之欲猛猛則無間無間
則私回無自乘欲專專則不雜不雜則他岐莫能驚
汲皇求之若江河必東注納百川放乎海矣中無定
志不爲物所播者鮮矣萬物芸芸或往或來不可據

依終其身無成業也

漁樵何樂勞臣羨之仕宦何榮寒士慕之

能以外觀之心御境則有得乎其中矣

語默作止之間禮樂興焉養淡者不自知淺者不及知君子慎于言以著教也

心惟無事則造事愈多而無益必有一事焉念常縮之則不多妄然莫若引之于學夫學聖之事也

百家之于道也譬之瓊泉壁土何莫非水地之一體而彼家之聖人則取諸芒潤纖塵而河海大地具焉故

百家語其全而鮮弗偏聖人言其偏而罔弗全

凡物成形以後則已立而道寓臭腐之至神奇出焉已化而道真見也

我有旨酒酌以金罍飲以一瓢其味同物之好醜或相千萬其用同

天地萬物爲人而生者也故人皆得我之

大哉易乎始乎一終乎一庖羲畫之文王爻之周茂叔圖之皆繪事也繪者有所見而爲之後之學者見所繪而已矣

居室之事不可爲人見非不可爲人知君子猶致謹焉
苟畏人知之之事且與人共爲之共爲之者知之奚
畏之爲

天下靡事不出于獨故獨有天下不可掩者其神乎古
今所傳奚顯與幽惟其神

書有三法起運收六書蔑弗具也事有三境來見往萬
物不能遁也聖人觀往察來不出乎其見始卒見也
非之積也是宿之知非者是之鵠也居是者非之房也
見古人之時多則自與俗遠

猝忽之際已露其態覺則耻之

耻于事始者廉耻于事旣者辱

覺尊而耻卑覺在物先耻居人後在物先者不先物居
人後者不後人

陰陽剝復日月晦暝理不能違乎數日乾夕惕無間可
息數不能違乎理

觀心可以止念念止則息深息深則氣靜氣靜則精藏
精藏則神毓光而不朗通而不闢美在其中矣

自一至十天地之道萬物之數盡乎此矣一而十十而

一數也有不得不數者也強名也
陰陽互根易之所以作也

定生識識生膽膽生勇勇生能能坤德也故出于定
口或終日不言心無一時無言起念而聲音具矣默于
心聲乃希

人生于情其德曰仁未有無情而可以生者也

大事畢則樂常存

人之將生夫婦相樂此性命之原也學得其樂斯盡性
而至于命

以天道語人道故理近而言淺以人道語天道故意玄
而旨深論語者天言也而未嘗言天性言也而未嘗
言性性相近也天何言哉未嘗言其所以爲天也性
也惟其有之是以渾之子思于性天既見之矣故其
言精切而有味

夫子之教用乎因門人各具之夫子統體之故能爲因
乾以易之無可也坤以簡能無不可也夫子與天地合
其德

孟子之言仁義也孝弟而已矣良知良能易簡之理得

矣天親物而無方爲仁地成物而有方爲義
詩近于論語咏之也易近于中庸闡之也書近于史載
之也

日餘火以續于夜月餘水以通于晝日得一而尊故火
不明于晝月得二而親故水不舍乎夜

火之生土其精在坎坎居腎土居脾坎一居中生生不
窮萬物之母曰土

未動則靜于何有主靜者無所不動靜爲動之體故曰
止者不已之謂也

作中庸以明禮也故終之以敬與恭樂亦無不在焉禮
之用也和

凡有逆施于人者率由于居是居是則見人之非見人
非則爲已甚已甚則非在我矣是故君子有容其次
莫如忍所以全其是也

天地之生物以情人物之相生也莫不以情聖人之情
深故若忘君子之情平則無所不用于情遠者其性
戕不情者其生斷已

夫神者形之靈吾格以神卽靈于吾之形與竈也山川

夫也形也感于吾之精明而其靈動應焉非有神焉去其形而爲人形以司之也各立一人以主之則是神之居其處而非其處之神矣

心得其陰百慮自息

政在養民書言之矣亦知養之道乎順天時盡地力殫農功而爲之制以儉之而後民得身養焉敦孝弟崇節義勵廉耻而以身先之而後民得心養焉

養氣者必有事焉而非以氣養焉今之養氣者以氣而不以直是正也而無所事吾未見養人者以人而養

物者以物也

誠者備萬物惟其無一物也不誠者自爲一物故無物已未誠則于物不相接故有已音以而物命斷焉誠則不已而物自成于此矣夫木有實而卽有仁也不已故也

中者意也無意之意也惺也寂也惺而寂寂而惺也其名曰獨孔子所謂一包乎天地萬物感而無不通故曰貫守之者勿旁出一意也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夫人之噓氣也火或得之而燃火或當之而滅其用之

綿與猛異焉故也然亦有綿而足以滅猛而益以燃者吾以觀其候

凡人樂情至人樂性任情之樂其極必戚任性之樂不可極也

溺情之人欲其明性鮮不爲苦循習久之不以求性爲苦卽性之適故性者習而安焉之謂也

成大事者不修小節非不屑修也其所圖者大脩其所脩不脩其所不脩

小體之飾大體何如小物之察大德何如小名之招大

餘受何如卷八目錄

理之在心如木之在魚

樂之者信也

傳

小傳

柏鄉李氏小傳

青豐葛氏小傳

之樂其極必成任性之樂本

游情之人欲其別性鮮不為苦習者久之不以此性為

苦即性之適故性者習而安焉之謂也

樂之香詩也

聖之在也收木之在魚

小受何收

體何如

察大德

何如

小

餘廉堂集卷八目錄

引

重修王母殿募緣引

酉戌義引

烈節傳引

傳

寧晉王氏小傳

栢鄉李氏小傳

永年孟氏小傳

清豐葛氏小傳

呂氏附

獲鹿蔣氏小傳

跋

跋懷素帖

跋銅龍帖

狀

先嚴建瀆府君狀

先慈歐陽孺人狀

餘廉堂集卷八目錄 終

餘廉堂集卷八

金壇吳履中暄山父著

栢鄉魏裔訥辨若 同邑後學李 喬訂

真定梁清標玉立 較 祉

門人 栢鄉魏裔介崑林 男 初輯

寧晉王元晉雪麓 祐

引

重脩王母殿募緣引

殿呂王母名蓋仙都也世尊居其前泐堂亘於後則又

會真堂集 卷八
禪院也。剏建固已遠矣。經始者未及竣。事業已落。權繼起者屢議鳩工。迄無成蹟。今梁木旣壞。墻垣其頽。風雨漂搖。法相凌亂。三世佛滿眼。泥塵八洞。仙一身雲霧。看祇樹園中境界。此處幾成苦海。想蟠奩會上風光。茲地實同鬼域。青鸞之信杳矣。白蓮之教昌乎。僧某仰瞻聖像。俯竭愚忱。欲嗣鼎建之功。難免磬懸之歎。伏祈賢達協助。涓埃積輕。而重罔不勝。藉衆則獨。其有濟石角磚。皮俱含靈氣。竹頭木屑。盡具神工。高爇煥其采色。遺像發其精神。身報道瑤池式覩。玉顏之霽。白象騎來碧

落同瞻金相之輝。神聖之位旣安。靈感之機自順。佛光仙氣照映一堂。清淨慈悲顯化無外。謹引

酉戌義引

作者每拈一題。輒以胸中夙悟。應之余生。來無大悟處。一題入手。百疑俱生。滿眼雲霧。總爲疑障。其寢食疑。城中有年矣。不忍令一朝去也。姑著存于酉戌義云。

烈節傳引

貞淫之氣爲治亂所自生。故大易推本乎夫婦。王化原始于闕睢。所係風教至重。顧於士行無涉焉。聖賢明道

立教未嘗汲汲於此曰士實刑于之乃抗節貞志九死
不回求諸士行不少槩見匹婦之諒亦詎可忽乎哉余
於稗史雜誌謠俗所記傳未足深信嗟嗟感慨歎噓低
徊憑吊恍見其人既而不能無疑也士行難之已婦烈
如此哉乃于爰書中得五六人焉獄成而孚書時書事
書地書人靡不較歷如睹余乃爲之留連歎息雪涕而
痛哭之謂夫士一經獵華膺榮名後世而問心不
慊者多矣布糟糠生無富貴之樂死無褒錫之榮求
遂心之所安一逞正氣與金石比堅三光爭烈竟滅沒
罔聞同腐草木余甚悲之爲之表其墓因傳其事俟青
雲之士觀感而表章之五六人可不朽矣天下之爲婦
人者聞之亦可以興爲士者隱忍功名之會原其本心
詎不若斯之烈也哉

傳

寧晉王氏小傳

王氏者邑民董吉妻也叔翁董士選乘吉蚤出突入閉重門逼之氏大聲堅拒不可奪士選踰垣走氏將其一履訴夫君絕食六日鄰婦環勸不能解得間投繯士選乃寘辟

栢鄉李氏小傳

氏于歸白勤年甫十六邑胥趙權瞰其姿陰伺久之勤遠行倩鄰姬高氏伴宿高食勤蚤歸紡權體不掛絲直

入臥內氏疾呼極詈權懼而逸去勤歸白之訟於官將對簿勤遇權于途奮擊之邑令孔某護胥而笞勤更以三木施其脛勤負痛歸氏慙慙問慰勤不能應氏懣恚誓死適母兄至力解之氏佯應給其返夜就勤慰謝候其睡熟縫衣密之出諸大門自經死

永年孟氏小傳

氏字子衿李之彥無子納妾程氏之彥疾篤與孟永訣氏許以死不易節之彥兄之英子崢嶸次子小三喜氏求立小三喜爲後之英許之崢嶸弗知也厥後崢嶸自

外歸旣嫉之撻三喜辱氏欲自沉井不果還三喜復求立族人子小線兒崢嶸又嫉之不得立氏急訟于官英父子嗾胥徒辱氏繩繫厥項與居停子小任兒同繫牽置官衙前氏恨不卽死廣武守訊之曲法判氏改醮氏急拉二嫂氏伴之歸至則鍵戶弗納排墻而入撫夫柩慟哭程亦大慟日旣晡給程送二嫂氏返氏捉刀自刎灑血靈几遶棺一遭淋漓滿地死矣悲夫余爲之起立而灑泣其母李發其事于官數鞫曲法會王開府高其節悲其志爲之討罪人而誅之嗚呼氏之目可以瞑矣

三喜旣弗嗣小線兒又厥夫讐人子棄之程氏爲之勸誓死靡他曲周張大尹爲立小二尋守其祀嗚呼氏之志亦可無憾矣初訊得情爲氏與問罪之師者永年縣王大尹也

清豐葛氏小傳

呂氏附

氏適石士彥彥與侄嘉慶年貌相若慶賺彥易妻交蒸於是引彥中毒慶故揚聲納彥慶妻常氏弗覺也後慶夜至彥家勒彥引入葛詰問慶隱氣不敢出聲葛覺之引燭見慶厲聲震鄰慶免脫葛決意就死其姑力護之

不得聞父迎歸勸慰意終不回送至彥家卽自經獲解越數日復自經死嗚呼葛之死得矣身卽不可辱夫之無良將安適歸厥父葛三戒爲之訟彥慶並入囹中無何彥亦自經死讞者竟逸慶越十年慶涎鄰婦周守節妻呂氏幼稔乘間逼蒸呂力拒之驚其祖姑共執慶急欲逸呂絕其裾慶與厥妻懼而匿諸原呂潛詣慶室雉經死慶以是辟嗟乎呂爲葛之續也罪人斯得呂乃葛所附以顯者乎余弗忍以夫無行令氏湮沒而弗彰也

獲鹿蔣氏小傳

會真堂集 卷八 六
氏邑民張輦妻輦故農家者流氏艷于田而返與張闖
遇于溝中闖強氏擲其飯鉢氏絕之堅大聲得脫訴厥
夫厥娠五月厥女二齡辱弗能忍仰藥自盡闖逸去數
月乃獲於戲氏村婦耳忍辱明志未嘗失身人豈有非
之者乎乃割愛殉義不自蒙其心所甚惡非烈丈夫惡
覩此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媿世之爲士而隱忍喪心者

跋

跋懷素帖

余丁卯奉使蜀藩寓錦城門外久之觀懷素不覺神往
遂潑墨臨之筆意所至輒自爲用董玄宰所謂不能都
似想像一二云耳然正不甚求似也余似懷素懷素將
安所似耶昔衛夫人有云衛有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
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適媚然不聞右軍書酷
省衛也時十月十有七日

狀

先嚴建瀆府君狀

府君既見背孤瀕死者累矣憤如沈淵醒如臥火欲序
次府君生平乞名公據爲狀而未能也因思與府君幼
長相習莫如平陵虞兩可世叔走力相懇慨然命筆襄
事屆期懇邑先達于振翁先生爲之誌銘皆未及以府
君生平悉相告也然畧綴大較已堪不朽兩先生之腕
足繪府君如生孤可無憾營兆旣竣將鐫兩先生洎諸
尊親賜唁辭爲府君光寵可無序次梗概哀請于名公

大賢冀其表而傳焉者乎力疾申紙百愴俱生拭血成書僅存千百于十一耳府君諱應鰲字汝元別號建濱其先姬周之裔自泰伯封吳十九世逮季札兄弟讓國退耕延陵食采是邑終葬邑西九里子孫環麗以居因初侯爲氏李唐時有伯善公者謝仗鉞歸里好道樂施建明真觀造古泮泉遺址猶在五代時諱文者爲大理司直文之子諱淑舉南唐進士後從李煜歸宋授大理評遷史館編脩淑之子安節遵路讓夷登第聯芳至紹聖元年諱中起者登進士第紹興十五年諱交如者亦

登第博古負奇官不得志以大理卿閒居衡泌修譜牒而敦睦之蓋子孫多軼居方外惟壽昌處士一派收前人積慶之餘而食其報十數傳而至靜齋公是爲府君王父爲族宗子外淳而中毅行方而智圓宗中事無大小悉咨之而人皆悅服享年八十有九易簣之日命具銘盤浴罷更所衣冠欲告之家廟及土神祠而去時衆子俱在跽止之乃命伯父景菴公代景菴公受命行告畢反命端坐口占一絕命景菴公捉筆記之辭曰自古人人生七十稀我已今年九十兮眼見六朝全盛世滿前

五代子孫□末一字吟未竟而逝怡然順受香履無眷
真所謂生寄死歸者與靜齋公三子王父質菴公居仲
以靜齋公歿思慕不置更號思靜悵悵若疑其年未盡
算者遇乩仙默禱而祝之判曰有福有壽有子有孫若
死非命焉得九旬公純孝篤摯介性不移獨踵武靜齋
公尤多才藝薄浮名隱身自樂爲家塾祭酒元配湯氏
篤生我府君居季伯仲則景菴公汝化處士也府君年
十五早失恃質菴公甚愛之見其秉性剛勁意氣軒揚
未肯屈首就學乃令饁餉田間伯父汝化公恚其晏也

府君髮方垂耳乃拽而逆批之府君痛弗能忍裂其裳
衣誓勿復于田泣歸而訴諸王父王父痛責伯父曰智
養千人力養一人汝自謂力田遂養若弟乎汝弟誓不
復于田吾亦勿復使往自是不耕不讀日與諸世父輩
高談極論率皆嚶嚶古人語諸父乃呼爲半仙間從方
士學琴武士學劒復從一中表學丹青初不肯執弟子
禮及相隨出欲令侍坐府君輒拂衣出竟歸時大雨驟
漲道路俱湮涉水數十里至潭頭聞望見王父率鄉民
築堤防水就謁訴以狀王父且驚且慰携之歸至弱冠

王父應派里役府君身先之勿以貽王父勞卒歲役竟府君喟然曰彼南面而據吾上者獨何人耶適舉網得魚告諸王父曰請以此享鄉祭酒而北面受學焉王父色喜曰吾初不強汝今汝發此志大強吾意既受學未逾年淹貫經史搦管成文二十二歲卽自讀書于家祠以變化氣質身體力行爲事初叅養氣章未洞解潛心靜攝恍然得之謂聖賢語非從體認來終隔一膜由是精研純詣不妄行一步不輕發一語向來矜心猛氣銷落殆盡于鄉黨恂恂如也鄉黨之人皆以爲換骨脫胎

王父喜而語曰吾初見汝凌厲傲睨懼不免於禍今消融至此吾不復爲汝慮矣王父繼娶劉氏性極難諧府君一意圖豫之見其色忤輒跽而請罪猶弗解則號泣隨之終弗爲動後病腸澼日夜數十起皆府君扶掖之親湯藥弗勦始悔厥心曰汝孝子也吾責汝者苛矣年二十七娶我母孺人歐陽氏教以婦道左右罔缺相莊如賓府君以刑于在躬益嚴自持言動舉止悉有常度試于邑拔送郡疾作不得與府錄擁衾歸曰吾之阨于文事命也遂稍疎筆研間習騎射舍矢命中乃復應武

科試往吳門條時政數十事于直指直指君擊節稱奇
呼召已出至則不得入詰朝當騎射夜夢入大霧中目
不能睹恍惚見榜揭第二名至期果如夢目瞶不得中
揭出不入式者名正第二復歎曰命也嗣後雖嘗操弧
然不復應有司試退而授書于祠內有族長者乘府君
他出呵其徒出而鍵之戶府君至訝之問故則曰某長
者爲此就而問所以長者曰昔吾子某在祠讀書汝父
斥而去之汝安得教授祠內府君曰長者子某讀書於
祠置突焉設厠焉且扶妓而寢處焉吾父斥之誠不爲

過吾有一於是乎長者大慙乃授以鑰令啓戶入後長
者病府君往候之長者曰汝不我銜而反念我乎吾媿
不識汝遂深相器重宗中有難決事輒以相咨 神廟
十七年夏孟王父疾篤時伯父理岐黃之術診視之旣
彌留家計甚落後事百無一諧府君盡鬻所存田借一
馬馳至雲陽治具湯飲不能入口日晡返策騎疾馳猶
以爲緩謂諺稱心急馬遲非譎語也歸而王父幸未屬
纊衣衾棺殮之物一一具備悉以告王父王父曰應如
是乃逝叫號之際王父復甦謂府君曰我已去胡復呼

會原堂集 卷八
三
之來人死則心痛任吾去耳遂絕享年七十有一祖塋
去家三里許在河以北曾王父墓道皆南向府君疑之
習青烏家越三年而改兆西向窆王父果得吉壤每歲
時致祭無有不涕泗泫集者終其身如一日也仲父早
世伯父與府君素怡怡一日以田土故讓府君甚欲加
毆府君益恭謹屏息斂容不敢出聲俟伯父氣平捧茶
水以進相歡如故世父汝信以里役負官錢棄產盡償
無所棲府君與之居嘗買布得銅忿欲死府君典衣贈
之後乃雙瞽府君分館穀爲之舉火者數十年猶子英

如貧而鰥血胤將斬府君爲娶婦世父汝達受寡人田
未美其值府君勸之給世父怒欲加杖府君環屋走旋
揖而謝之人或以爲怯府君曰我教人孝悌而敢自卽
於匪彘耶嘗館於句曲携筆俸數金歸過所知聞門號
泣聲入而問焉曰吾貸富室金將營息自活而遺於道
吾何以生且蹈水死府君愴皇救之罄囊以贈其撫孤
也愛護弗啻掌珠而防閑極嚴毫不寬假不加朴撻而
束以方正孤畏憚入骨每侍屏氣不息孤年十九卽館
穀於外時解歸必索所爲文覽之或不工或篇數不足

則戒督之必令携常課兀坐誦習非稟命趾不敢出戶外每夜非讀書不敢就別室必侍其側恒至夜分命之寢乃敢就寢隨事立訓津津不倦小有過失則厲聲斥之跽請罪乃釋不則盛氣閉目坐卽母孺人力解之不能得試有司弗遇則慰以有命勉使淬志加工孤未爲諸生時謂母孺人曰吾兒自當遊庠但不知在何年甲寅孤得爲諸生乙卯應南闈試落榜復謂母孺人曰吾兒自當掇科亦但不知在何年戊午與九見兄同寓初場出友生甲孤卷而乙九見兄府君曰汝文辭氣昌王

而神理未足難命中九見得之矣後果然迨辛酉孤與于祖洲同寓承恩僧舍府君後至寓別館出場日早來寺中孤方倦寢促之起出試卷閱畢趨出孤隨之出甚不自愜深懼其訶也逡巡不敢前府君顧謂孤曰此番決中矣喜動顏色抵家而捷音至則處之若固轉覺欲然孤如蘓門謁直指稍製鮮服府君見而怒欲焚之戒曰服奇志淫方得寸進遂易爾素耶冬十一月送孤北上至長干渡江從未遠涉兼畏石尤府君立江干目送之旣濟登岸還望猶見獨立孤候其徐返乃行登第後

會原堂集 卷八
閑孤不異昔時常勉以大義曰官不必高家不必富但以清白遺子孫足矣吾邑如某者可法也如某某者可鑑也孤在使署時每奉差抵家則歡喜異常自掀其髯曰每值汝將歸則此髯倍長及拜別去絕無留戀意但教以盡心居官勿以家爲念私偵之則掩袂泣爾時孤亦背泣不敢使知已已孤上長安未閱月而□陷薊門漸薄都下孤時猶在使署與祁西巖李又青周日馭時相過從抵掌世務曰吾輩意氣如許第恐家人懷念憂懸耳一日得府君手書啓視畧無繾綣徘徊語惟謂家

下平安不必懸念疊疊示禦□方畧曰急著在選將有將斯有兵矣慎防奸細使無內訌□之長技在弓馬能制□騎不得騁自然成禽如開品字坑設陷馬塹或置毒水草間併堅壁清野俾無所掠俱犁然石畫孤間述以告當事者不能用更戒孤曰汝能盡忠卽是盡孝慎勿上顧老親自以無子爲慮而喪所懷來也 皇帝三年孤旣列臺班寓書於京緘而署其面曰一封家信報平安淬爾丹心事 聖皇忠盡從來皆敬美奸諛自古共誹傷官高遺臭將焉用職小流芳足表揚到頭善惡

終難掩惟願人臣自忖量孤錄置齋頭宵旦觸警黔竹之役將及有爲孤計者曰此差遠而清苦甚盍慎圖之孤謂清苦且當請去況序定義無可辭已而詢知程限視他省特寬計得家食兩閱月孤踴躍欲行以兩年未覲之親顏順道展省視宦近而弗獲抵里者爲幸多矣銜命歸府君喜溢昔時孤見其精力甚憊淚飲於心每夜府君必令母孺人率諸女孫同飲向時府君飲可十數進茲減十之六七向時午夜無倦容茲輒頻隱几臥間謂孤曰前者汝在外久吾不甚憶汝今年常思汝

輒覺孤苦與汝母言恐有不測孤聞之如鏃入心相對泣下孤計程趣裝告母孺人曰大人衰老兒何忍遠離兒在京欲告終養時值多故義不敢出且欲爲二人徼恩賜也繼而有新命意念軫結天乎盍使兒病於途而請命遄返也母孺人流涕曰君命臨汝胡得有是言瀕行孤拜辭於庭府君止之悽惋之容孤不能仰視大非舊來意氣矣親友祖孤於北郭府君復與俱出孤登舟惜別府君曰汝別諸君行乃強作笑止諸公勿登岸送嗚呼痛哉誰謂此一別而遂成永訣也去之日

猶謁客於外歸而飲且浴浴畢端坐女孫侍遣入內就寢婢奉女孫入旋出呼府君不應遂從此逝矣嗚呼痛哉考終如曾王父而王父猶不能無疑孤恨不能卽從府君而請問何以逝也府君逝矣觀諸宗族無長幼不思府君也觀諸鄉閭無賢愚不思府君也觀諸親朋無遠邇不思府君也炙雞絮酒哭於府君之靈者絡繹不絕率多孤所未識姓字之人曰皆受恩于府君而不能自己者也蓋府君秉性剛直不肯詭中以容雖嫉惡如仇而已原不與尤慈祥愷悌與人痛癢相關拯人厄難

不啻在身見人有過則投以苦劑弗顧其不能茹也好伸公義植弱鋤強或相謂曰天下不平事孔多公能平幾許府君正色曰君子施恩於見聞所及其所不見聞者付之無可奈何耳嘗訓孤曰人生惟正氣不可磨滅祖父一脉相承吾不敢有所隕越今逮汝躬當立身揚名以光世德庚申仲夏孤自館歸入謁母孺人問府君所在曰省墓河北孤卽如墓次謁徐行還家語孤曰吾觀世人鮮有實心爲善者間有一二善行祇以漁名且多粉飾若吾立心行事宜大吾後汝自勉旃居恒以風

教世道爲己任孝事親弟事長與人以忠交友以信崇
儉約黜澆靡敦族誼平物情於家祠榜揭規例如不孝
不悌賭博健訟一切傷風敗化之類悉釐例而嚴禁之
苟有犯者無強弗推無橫弗戢行之數年皆歛束不敢
肆聯踈爲親化異爲同訂譜牒溯宗派爲前人所未及
爲貧則愈堅而一介不苟賤故多藝而無所不習大節
是凜細行必矜先伯母孀居十數年府君以母事之每
出必告反必面其於伯兄坦如季弟中虛皆與孤一視
有過必加刻責錢穀薪米之需偶有缺乏不俟相告輒

分給之昆季亦嚴事府君不異于孤其於知交真無爾
我貧時麥飯藜床相與談性命之學晚年喜方外士嗜
莊老書專意煉性收視返聽常終日夜靜坐苦應酬每
思入山以孤旅於官家政無可代不果孤卽不欲府君
入山然以家事嬰府君猶神龍而泥淤之孤曷能無憾
先慈歐陽孺人狀

傷哉先孺人之棄孤而逝也孤以一官匏繫於帝里圖
卽終養長林身執饋饌爰其多故未遑邸第履恒每惻
然不以自釋念仲夏季初心痾尤劇雖無所縈繫悄悄

如有失也質之友人曰僕何事戚戚乃爾意凄惻而未忍逆是友以國事慰焉聊逸其畧逮六月之念有二日果聞訃於長安矣計之適其候痛哉孤以毛子奉檄之誼逗遛訊隙弗克承事膝下湯藥親嘗以報推燥就濕之劬負米三千竟成泉世永訣鬻體飯含席薪枕塊罔克勉赴悲悼傷怛心如鑽簇五內摧隕遂戴星奔馳日夕匍匐行一二百里搏膺成踊形骸哀毀憂煎所積百痲叢集搦管輒心忤氣怔惶惶不能摛一詞也雖然幽貞懿淑不比公卿碩儒業行彪照於泰媪揆映於彤史

縱有徽德非名公椽筆光闡幽揚鮮不烟消霧滅孤何忍終軼吾母遺事不摺撫一二以具嗽其梗概乎家慈歐陽文忠公之裔其祖自宋南渡後世居延陵九里與家季子祠相密邇奕世姻婭外王父南坡公諱鑒世以清德承傳外王父艱於嗣息所乳止家慈一女鍾愛之幼而岐嶷長而若淑年十七歸事先侍御先王父思靜府君取王大母湯氏生先大人昆季長世父景菴公次仲父汝化公季卽家嚴遂無祿卽世王父繼娶祖母劉不無分別見每以苛細持先君急甚先君蒸爨不格事

如生母內外言罔間家慈實相助以有成也而家慈之事益寅畏恪守中饋先意寧承靡有遺忽豐於甘毳菲以自給居平寧枵腹崇養疾厄必親禱代事祖母因以感格卒歸慈愛稱其賢孝先大人素性凌峭湛德浮英文肆質籛多讀書後生輩咸取師法爭延事爲鄉祭酒不屑家人產業四壁蕭蕭然家慈典衣鬻珥周旋養志未嘗以酒漿鹽米之需欲與昆季稱平也賃縫井臼不滿隅蔭一壁湯一竈歷煬燠者數載力貧支憊甘茶嚙蓼備如所不堪服習鴻案恬然無難色無退詞於是先

君得究心丘索輕世肆志脫畧功名遂其巢許之高標矣德曜綺縞粉墨嘗梁以觀志七日不答出椎布於懷中何其惠也然作使舉案莫敢仰視猶之儀耳孺人豈獨爲勝耶女箴所謂婉孌淑慎含章吉貞吾母實克具焉貧而義儉而施親族中有窮困者居相逼食力不能壺餐自給雪晝雨辰每宴臥不啓扉闔母令不孝伺之門方闔如人方闔如乃令不孝携米薪水火叩門相餉渠起欣欣謝十餘祀頻煩不厭也若其秉性嚴恪寡言笑嫻鄙會集女賓中卽貴人在座亦俛言毅色不少依

阿先君儒俠好客時有高人異士相過從吾母莖簾以
爨前蕭惟謹所生止不孝一子雖極親愛未廢義方自
齟齬迄就傅無斯須不以德義相規提未若世俗樽樽
誥戒于功名也至於家君嚴爲督過未始不响响以解
之孤每夜呻佔則機杼相劑膏稱寢恒大匱日給皆手
自簿計緡筴衡量焉後不孝補弟子員晦朔所授弟子
束脩已上糊其口三盡剪中襦結售矣嗣不孝補博士
弟子稟餼孺人意未慊也曰勗哉朝廷資爾誦讀母荒
於嬉辛酉不孝列賢書上階計母曰汝仕籍未通釋躋

伊始必勵爾螢窗肅爾矩度不孝於是鍵戶緝業罔敢
跬步越軼乙丑不孝成進士母又戒之曰入門先正於
趨筮仕必端其始爾勿悞於厥初而墮於成業不孝於
是怲怲自矢惟恐官箴之或玷孤授行人司行人天啓
六年以覃恩封孺人母又戒之曰斗祿難尸閒曹易曠
時命殷同頒賑致禴汝所有事汝母對不專而道有畏
以貽皇華羞不孝於是馳驅萬里叱馭飲冰母敢顛隕
尺幅後蒙恩擢侍御史再封孺人母又戒孤曰恩秩隆
崇職難稱副缺注以法其冠豸繡以觸其枉命德服彰

顧名維義汝無畏強禦而虐乳獨不孝於是鐵其面銅其肝釐卹困窮批鱗犯死而不辭者母氏有以教之也卽古姬姜程母何多遜焉嗚呼追想遺音言猶在耳奈何棄孤而長逝耶昔外王父罹伯道之艱所乳惟家慈一生養送終家慈亦一身肩之以任外族指目爲女孝子歲祀蒸嘗悉與家祊祖禰同其血食祀祠賴以不斬吾母可謂孝思不匱矣先伯母丁氏孀居十餘祀分雖妯娌情同姊妹分甘代苦事之同姑數十年不少懈緩先伯先君雖墳篋和協得於內之助不更微乎伯兄坦

如履道季弟衷虛履謙一皆視如己子撫恤教訓不與孤異兩昆季之敬一如所生不別其母也至於孤之齋俸奉養則朱提白錘剪分窮獨甲戌歲值災祲自菲服食捐買穀米別親疎而緩急之斗石有差窮乏待以舉火者百餘爨若其貧不儉親貴而克約柔陰將進昌暉景爍率禮蹈和稱詩玉潤惠問芳猷金聲玉振種種懿行難以罄書痛哉不孝方佩服慈令圖竭忠歸養昊天不憖奪我坤恃回道方竣家臧以不諱聞矣嗟嗟管者壬申孤有黔竹之役歲犯龍蛇遽遭府君之變今者丙

子始釋恒山之負而又罹此鞠凶天何厄孤至此此所
撫膺長潛而不解者也嗚呼可勝痛哉不孝實忝厥德
不自隕滅延及吾母孤少也筆耕研食不能豐於菽水
以承其歡壯也王事靡盬不得戲於膝下以終其養病
未束帶死不馮棺不孝何以爲人何以爲子乎言念及
此腸裂心摧不知所云

